



上海卡拉OK简史

还记得上一次去唱卡拉OK是什么时候吗？

①

7月的某个晚上，林雪莹（化名）和朋友在南昌路吃饭，吃完，一起沿着南昌路走到雁荡路。

像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盒，“大学的时候和同学在这里通宵唱歌好几次。”林雪莹所说的“这里”，是复兴公园的钱柜KTV。

她20年前会和同学在晚上10点后搭乘94路，下车后一路沿淮海路逛到复兴公园唱卡拉OK。出发晚，是为了避开黄金时间段。

“晚上黄金档的价格要贵好几倍，为了省钱，我们会过了12点开始唱。反正那时年轻，熬得住。”

其实，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钱柜这一类量贩式卡拉OK已经算是能让大众走近的消费了，真要说贵，得从卡拉OK刚进入上海说起。

19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去唱一次卡拉OK要花多少钱？

30元左右的门票进场，要唱歌，还得花钱，5元一首。有年轻的工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工资连奖金一个月不过200元，如果带上女友，去一次卡拉OK，连门票、饮料带点歌起码八十元，占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。

而且不光是有钱就可以了，还得足够的人，因为那时的卡拉OK不是包厢式而是大厅式的，点了歌，就得在（陌生人）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前面去唱歌。

现在的年轻人脑补出画面，会很疑惑，真的会有人自掏腰包，去参加这种可以尴尬到双脚抠出三房两厅的活动吗？

还真会，而且当时的卡拉OK非常红火。

1988年，黄楼“卡拉OK”在上海国际俱乐部开张营业，紧随其后，设在锦江饭店碧丽宫内的“卡拉OK”和设在陕西北路延中汉堡包公司的“卡拉OK”也纷纷开张，它们都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，告诉上海市民，一种集饮酒、唱歌、跳舞乐趣之大成的娱乐形式来了。

虽然贵，但上海哪个时代都不缺有钱人，和喜欢赶时髦的人，所以这种娱乐形式很快在全市范围内散播开来。

仅仅是两年后，上海卡拉OK就增加到72家，而且和现在咖啡厅的分布一样，不均匀。当时，静安、卢湾两区几乎占了全市卡拉OK总数的一半，闵行区除嘉定以外的整个郊区都是空白，杨浦、南市、普陀、宝山等区也都各仅有2家。

开得多了就卷，为了吸引客户，有的卡拉OK厅开始采取“分时定价”的优惠策略。像当时位于南京路、陕西路口的椰露卡拉OK的优惠政策是，凡在本市就读的中外大学生均可凭学生证，在每天下午2:00至5:00前往演唱，票价从30元降为5元。

②

不过即使有优惠政策，当时的卡拉OK始终还是离上海市民太远。

在1990年代初的电视剧《大上海出租车》中，有一集拍到主角团去卡拉OK厅寻找乘客，年纪稍长的出租车公司安全员听到服务员说“这最低消费25块”时感觉不可思议：“什么，还要出钱？忒结棍了。”在得知要点歌自己唱时，就更不可思议了，“买了门票，歌还要我们自己唱。”

当时高收入群体的差头司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平均工资几百元的普通上海市民。

卡拉OK是有趣的，钱包是瘪瘪的，这种矛盾很快有了一个平替方案。

80后的邱大王和音乐人王厂长，能不约而同地哼出一首广告歌：“卡拉OK录像机，日立的777”。这种疯狂押韵的词配上魔性的音乐，是印在80后大脑皮层深处的记忆，看到歌词，直接就唱出来了。

这款日立777是家庭卡拉OK设备，它是1990年代，上海家庭想要配备的时髦家电。1991年《文汇报》报道：一年来，上海市场售出的家用卡拉OK设备，据不完全统计已达50万套，销售额1亿多元人民币。

邱大王记得，读小学四五年级时，一幢楼里好几家人家购买了同款777卡拉OK录像机。“要2000多块呢，和电视机一样贵，还送了一盘卡拉OK录像带，里面有《血染的风采》、《千言万语》。”

卡拉OK终究还是一项众乐乐的娱乐活动，即使各家自己都有机器，但他们还是喜欢挤到一家人家里去唱歌。

“有个邻居弟弟当时才三年级，在我们家唱了《千言万语》和其他的抒情歌曲，我妈妈就开他玩笑：‘哦哟，你会唱情歌啊。’他可一点没觉得难为情，说：‘对啊，18岁就可以谈朋友了。’”

唱卡拉OK要的就是这种氛围，在相熟的朋友之间唱歌，彼此可以开开玩笑，揶揄一番，这是当时大厅式卡拉OK所欠缺的。

卡拉OK大厅座位大多在50人以上，唱歌要排队。有时坐上4小时，只能唱两三首歌，而大部分时间，得耐心地忍受各种各样的歌声，有些甚至是近乎噪音的喊叫。

如果是朋友，忍也就忍了，但那些都是陌生人，“忍无可忍，无须再忍”，再加上酒精的作用，场内嘘声、口角在所难免。

不过，家庭卡拉OK固然有胜过消费场所卡拉OK的地方，但还是有明显的短板，简单来说就是氛围感不足，环境、音响设备都是没法比拟的。

③

有痛点，就会有市场来弥补。

1992年的《文汇报》上提到了一个新生

事物——卡拉OK的旁系，KTV。报道中提到：“来自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管理处的数据表明，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内，上海市的KTV已超过了100家。在娱乐行业中，这一发展速度是比较惊人的。”

平时我们都把卡拉OK和KTV混着讲，但如果要严格区分，KTV是指“包房卡拉OK”。

当时新开办的卡拉OK几乎都带有一间或几间KTV，一些早已开业的卡拉OK也纷纷加设KTV，甚至一些迪斯科舞厅和餐厅也搞起了KTV。

那时KTV依然是高消费娱乐活动，每小时的包房费在200元上下，此外还要加上饮料、水果和酒类的消费。

记者去采访当时刚开业不久的菲灵斯迪斯科舞厅和KTV的经理，经理指出，去KTV娱乐的主要有两类客人，一类是来沪旅游的港澳、日本及东南亚游客，一类是沪上的高收入者，包括外资企业的驻沪人员、三资企业的职工以及一些个体经营者。

KTV的发展渐渐岔开了两条路，一条是在法律的边缘蹦跶，公安机关扫荡整治了很多次；一条是继续往普通市民的娱乐活动方向努力。

1995年钱柜在静安区开出上海第一家门店，给上海市民带来了新奇体验，不再是泳装MV了，而是正宗歌星MV；曲库丰富，会唱的不会唱的基本都有；音响设备专业，五音不全的不会太过“社死”。实在不会唱歌，还可以吃自助餐嘛。

“没去过钱柜不算上海人。”王厂长的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也说出了，钱柜在上海市民，特别是70后、80后的娱乐生活中所占的地位。

因为很早就专业歌手，王厂长和朋友们一起去钱柜，是不唱歌的那个异类。“平时唱歌都是人家给我钱。”没有自己花钱唱歌的道理，他只有一种原因会去唱歌，那就是比赛前，一个人工作日下午去练歌。“100块钱可以穷唱八唱了，钱柜还能给你唱歌。”

虽然不是和大部分人一样，去做“麦霸”，但王厂长也享受和朋友们一起去卡拉OK的快乐时光。

“如果当时有朋友圈，发一个定位，一定会有朋友留言说：‘我也在’，去唱卡拉OK一定会碰到朋友。”

在王厂长看来，当时年轻人“婚丧嫁娶”，都要去卡拉OK。谈了朋友，带给朋友们看一下；分手了，要去唱悲情歌哭一下；升职了，请朋友们唱歌。“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，来分享快乐，来交朋友，来联谊。”

卡拉OK成为上海年轻人热衷的娱乐活动，1999年国庆、2000年元旦，分别有记者做过调查，拨打当时热门的钱柜、拍谱、好乐迪等预约热线，不是长久打不通，就是打通之

后客服说“约满了”。

而既然说的是简史，那一定会盛衰有时。

2014年钱柜复兴公园店停业时，很多人都感慨了一把青春。

韩寒在微博上写道：

“朋友说复兴公园的钱柜KTV关门了，我愣了几秒钟。当年在陕西南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店买完书，拿起最潮的诺基亚约上几个朋友去钱柜唱歌，临走时对喜欢的姑娘说：发短信给我，还有，我用msn。知道一切终会变迁，没想到这么快与决绝。无论是冰冷的介质还是滚烫的情谊，回想起来，甚至都不记得哪一刻是最后的告别。”

钱柜的没落和自身的经营有关，从2008年开始由于管理层调整，钱柜开始出现员工流失，服务变化等情况。但卡拉OK这项娱乐活动，还是年轻人的拥趸，2005年进入职场的胡琳琳（化名）记得，好多年的过年前夕，她总是会和同事一起去台北纯K唱歌欢庆过年。

哪一年开始不去的，也像韩寒所说的那样，“不记得哪一刻是最后的告别。”

她只记得，有一次去唱卡拉OK，隔壁好几个包房，都是爷叔阿姨在聚会。

2009年的时候，“KTV前三小时，阿姨妈妈撑场面”——还是新闻。现在，这早就不是新鲜事了。

KTV的衰落有目共睹，2015年KTV出现了关店潮，在此之前，唱吧、全民K歌App初版上线；在此之后，迷你KTV登场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“圈地运动”。

卡拉OK没有吸引到更年轻的消费群体，而之前那批忠实的消费群体也“消失”了。

消失的原因有很多，但其中有一个充满淡淡的忧伤。

这也是王厂长在谈到他288酒吧发展时，说到那些同龄的朋友慢慢“消失”在酒吧的原因。

“再叫他们出来喝酒，‘对不起哦，孩子明天要考试’，‘父母在医院里’，‘体检刚查出脂肪肝’。”

文 / 晨报记者 顾 肇 画 图 / 二 黑

渝水堂 高价收购

红木家具·老家具·字画·扇子·印章·像章·老服装·小人书·紫砂壶·玉器·瓷器·地址：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（近四川北路）
热线电话：65407260 13601926417
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高尚领域监控室弱电系统合并招标公告
公司成立满5年，注册资金满伍佰万，有相关资质及服务经验。投标时间：9月9日至11日，地址：长乐路989号201,54043388-665,黄先生。